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八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晉紀二

[癸巳]晉泰始九年吳鳳凰二年春正月辛酉晉密陵元侯鄭袤卒考異曰按本傳袤爲司空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而帝紀云司空鄭袤薨誤也　二月[癸巳]晉樂陵武公石苞卒苞字仲容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脩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郭元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元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販鐵於

鄴市市長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景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後果為晉室元勳　三月晉立子祇為東海王　吳以陸抗為大司馬荊州牧　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初鄧艾之死（事見七十八卷魏咸熙元年）人皆冤之而朝廷無為之辨者及晉主即位議郎敦煌段灼上疏曰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

司理之臣竊以爲艾本屯田掌犢人（鄧艾本義陽棘陽人魏太祖破荆州徙汝南爲農民養犢）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値洮西之役官兵失利王經圍困二州危懼隴右幾非國家之有先帝思安邊之才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危詔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强兵而是歲少雨乃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强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伐蜀之任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淩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又足以彰先帝之

善任矣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亦欲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
復何所求哉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
常科有合古意原心定罪事可詳論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
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
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官屬將吏愍戀相
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狼狽失據狽前則跋其胡退則
疐其尾狽狽屬也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後能行離則顛蹶故猝遽謂之狼狽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
即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眾不聞艾有腹心一人且臨死
口無一言而獨受腹背之誅腹在前背在後謂前後皆不免于誅豈不哀哉陛下龍
興闡宏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
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

湯火樂爲陛下死矣晉主善其言而未能從會晉主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樊建故蜀臣）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馮唐事見十四卷漢文帝十四年）晉主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爲郎中艾世爲敦煌督姓米直有才辨嘗爲鄧艾鎮西司馬故悉知其冤及爲議郎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遺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沈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施陛下宏度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恩厚于臣足矣然臣聞忠臣之于其君猶孝子之于其親進則有欣然之度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容非懷祿也其意在于不忘先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

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建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尫悴羸劣陳力不能當歸死于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兄弟凋喪孝敬無復施于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已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臣懷此五恨所以臨歸路而歎息自悼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蓂莢未生麒麟未遊乎囿鳳凰未儀於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爲佞者也夫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臣無陸生之

才不在顧問之地盡開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故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敗亡之主廢興所由凡五事以聞一曰任賢才去不肖二曰廣開賁士之門爲拔巖穴之士三曰發仁惠之詔立養老之制四曰信法令均賞罰五曰罷五等之爵遣諸王守藩以壯形勢書奏晉主覽而異焉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於官　吳人多言祥瑞者吳主以問侍中韋昭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翻詰言居常日用之物惡得言祥瑞）昭領左國史吳主欲爲其父作紀昭曰文皇不登極位當爲傳不當爲紀（吳主諡其父和日文皇帝）吳主不悅漸見責怒昭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侍謂侍中史謂左國史也）不聽將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益急吳主飲羣臣酒不問能否率以七升爲限昭飲量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荈以代酒（荈音舛晚茶也）至於寵

褒東觀儁彊又酒後常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昭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羣臣不睦不爲佳事故但難問經義而已吳主以爲不奉詔命意不忠盡積前後嫌忿遂收昭付獄昭因獄上辭獻所著書冀以此求免而吳主怪其書垢故更被詰責遂誅昭徙其家於零陵　五月晉以何曾領司徒　六月乙未晉東海王祗卒　秋七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晉主炎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晉主使楊后擇之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而捨其美者晉主愛卞氏女欲留之后曰卞氏三世后族魏武帝卞后諡曰宣后弟秉生蘭及琳蘭孫女爲高貴鄉公后琳女又爲陳留王后凡三世不可屈以卑位晉主怒乃自擇之中選者以絳紗繫臂公卿之女爲三夫人九嬪二千石將

校女秭良人以下時鎮軍大將軍胡奮女芳亦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拜爲貴嬪有專房之寵晉主每有顧問芳不飾言辭率爾而答而進退方雅嘗與晉主樗蒱爭矢誤傷晉主指晉主怒曰此固將種也芳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晉主有慙色芳性開朗有籌略家世將門幼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將有威惠奮雖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卒及女爲貴嬪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抑何酷乎　九月吳主皓改封其子淮陽爲魯東平爲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是歲晉鄭沖以壽光公罷　吳主愛姬遣人至市奪民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有寵於吳主繩之以法姬愬於吳主吳主

怒假他事燒鋸斷督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輿誌四望山在今應天府城西北二十里西臨大江南連石城北接獅子晉溫嶠伐蘇峻築壘於此

甲午晉泰始十年吳鳳凰三年春正月乙未日有食之　閏月癸酉晉壽光成公鄭沖卒　丁亥晉詔曰近世以來多由內寵以登后妃亂尊卑之序自今不得以妾媵為正嫡　晉分幽州置平州幽州言北方太陰幽冥也杜佑曰因幽都山為名山海經有幽都山今列北荒范陽燕北平上谷代遼西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今分昌黎遼東樂浪元菟帶方五郡置平州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　晉主炎又詔取良家及小將吏女五千人入宮選之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於外　夏四月己未晉臨淮康公荀顗卒顗彧之第六子也幼為姊婿陳羣所賞博學洽聞思理周密宣帝見而奇之曰此真荀令君之子也性至孝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內稱之唯阿意苟合

於荀勖賈充之門以此見譏於世 吳主皓左夫人張氏卒〔改正〕張氏通鑑從孫盛傳作王氏今從江表傳夫人張布長女也初吳主殺布時取其小女為美人有寵吳主一日問汝父何在荅曰為賊所殺吳主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問左右曰布復有女否對曰布大女適馮純卽奪之入宮大有寵拜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令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數千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及薨吳主哀念數月不出葬送甚盛時何氏以太后故宗族驕橫吳主舅子何都貌類吳主民閒訛言吳主已死立者何都也會稽又訛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為之掃除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議國政誕白熙書不白妖言妖言卽前訛言吳主怒收誕繫獄

誕懼功曹邵疇曰疇在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曰自列猶自陳也疇廁身本郡位極朝右郡功曹位居郡朝之右以噂沓之語噂沓聚語也本非事實疾其醜聲不忍闚見欲含垢藏疾左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含垢不彰之翰墨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實由於疇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因自殺吳主乃免誕死送付建安作船遣其與三郡督何植收熙江表傳作備海督蓋晉臨海建安會稽三郡也熙發兵自守其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又車裂張俊皆夷三族幷誅章安侯奮及其五子考異曰江表傳曰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故民間訛言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訛言舉兵欲還秣陵誅都都叔父植時爲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訛言乃息又云奮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齎藥賜奮父子皆飲藥死裴松之按建衡二年奮之死孫皓即位尚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十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不由皓之禁錮矣此蓋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又吳志

孫皓傳鳳凰三年會稽妖言章爲天子遂誅奚熙不言誅章孫奮傳建衡二年左夫人王氏卒民間訛言皓久不出或云已死謂奮及五子三十國晉春秋自皓納張布女至殺奮皆在天冊元年按奮若以建衡二年死不容至鳳凰三年會稽又有訛言不知奮死果在何年今因奚熙之死終言之

是夏晉大蝗　秋七月丙寅晉皇后楊氏殂初晉主炎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爲嗣嘗密以訪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時胡貴嬪有寵於晉主后疾篤恐晉主立貴嬪爲后致太子不安枕晉主膝泣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晉主流涕許之

晉以前太常山濤爲吏部尚書濤典選十餘年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爲者啓擬數人才謂其才足以任資謂其資序當爲者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之晉主炎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言之於晉主晉主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各爲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濤素與嵇康友善康臨命謂其子紹曰巨源在

汝不孤矣及是濤薦紹於晉主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稽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以爲秘書郎晉制秘書監屬官有丞有郎晉主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紹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晉主以爲秘書丞初東關之敗事見七十五卷魏嘉平四年文帝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脩之子也王修見六十四卷漢獻帝建安八年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引出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及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饋之不受

助之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輒棄之及洛京傾覆盜賊蜂起親族悉避亂渡江裒戀墳壠不去遂遇害

臣光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蕩陰事見後八十五卷惠帝永興元年）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謂二郡之境西距巴夔北接強魏上庸二面皆受敵也）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乞屯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

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彊對彊對猶言彊敵也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疲敝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沖無用兵馬以防要務謂十一王各給二千兵也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及卒吳主皓使其子晏景元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初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殺之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

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其已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改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塗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比及期年州府交辟　八月戊申晉葬元皇后于峻陽陵晉主炎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陳逵議以為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周公作無逸月其在高宗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杜預遂引此言以為不服喪之證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左傳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叔向曰王

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樂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爲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諒闇終三年帝從之

臣光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素冠之詩正爲是矣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辯矣臣謂不如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

九月癸亥晉以大將軍陳騫爲太尉　晉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水經註孟津又曰富平津杜佑日富平津在河陽縣南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殷都河內周都洛二代夾河建都不立河橋故以爲言預

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固請爲之及橋成晉主炎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　是歲晉邵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郎陳留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子喬等三人竝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晉主炎即位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粲字承明漢萊蕪長丹之孫也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眾性不矜莊而見之者皆肅如也喬亦有學行年二歲祖馨臨終撫其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

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媟辭及長前後辟舉皆不就邑人臘日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　吳比三年大疫

乙未晉咸寧元年吳天冊元年春正月戊午朔晉大赦改元咸寧　吳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志曰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吳主皓大赦改元天冊　吳中書令賀邵中風不能言去職數月吳主皓疑其詐收付酒藏掠考千數卒無一言乃燒鋸斷其頭徙其家屬於臨海又誅樓元子孫殺樓元見上卷泰始八年　夏六月鮮卑拓拔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貢於晉將還幽州刺史衛瓘以沙漠汗雄異恐爲後患表請留之又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　秋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　九月

晉徐州大水　冬十二月丁亥晉主炎追尊宣帝廟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　晉大疫洛陽死者大半

丙申　晉咸寧二年　吳天璽元年　春正月朔晉主炎以疾疫廢朝　令狐豐卒弟宏繼立晉楊欣討斬之豐自爲敦煌太守見上卷泰始八年　晉主炎得疾甚劇及愈羣臣上壽詔曰每念疫氣死亡者爲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難邪諸上禮者皆絕之初齊王攸有寵於文帝每見攸輒撫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事見七十八卷魏咸熙元年臨終爲晉主敘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執攸手以授晉主太后臨終亦流涕謂晉主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晉主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攸妃賈充之長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壻親疏等

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佽素惡荀勖及左衛將軍馮紞傾謟勖乃使紞說晉主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爲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晉主陰納之乃徙和爲光祿勳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　吳施但之亂（事見上卷泰始二年）或譖京下督孫楷於吳主皓曰楷不時赴討懷兩端吳主數詰讓之徵爲宮下鎮驃騎將軍（京下督鎮京口宮下鎮在建業楷孫韶之子）楷自疑懼夏六月將妻子奔晉拜車騎將軍封丹陽侯　甲戌有星孛於氐　秋七月有星孛於大角　吳人或言於吳主皓曰臨平湖自漢末薉塞（臨平湖今在臨安府仁和縣界有臨平鎮在臨安府城西北四十八里）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青蓋之占見上卷泰始八年）吳主以問奉禁都尉歷陽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

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銜璧之事非吉祥也或獻小石刻皇帝字云得於湖邊吳主大赦改元天璽湖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吳主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會稽太守車浚公清有政績值郡旱饑表求振貸吳主以爲收私恩遣使梟首尚書熊睦微有所諫吳主以刀鐶撞殺之身無完肌　八月庚辰晉河東平陽地震　己亥晉以何曾爲太傅陳騫爲大司馬賈充爲太尉齊王攸爲司空　吳歷陽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黃赤與石色不同俗謂之石印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歷陽長上言石印發據吳志鄱陽上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又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今考晉志鄱陽郡無歷陽縣有歷陵縣陽當作陵今饒州圖經亦載鄱陽歷陵縣有石印山吳主遣使者以太牢祠之使者作高梯登其上以朱書石曰楚九州

諸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還以聞吳主大喜封其山神爲王大赦改明年元曰天紀　冬十月晉以汝陰王駿爲征西大將軍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皆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見七十八卷魏景元四年）南和吳會（見七十八卷魏咸熙元年）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事見上卷泰始元年）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平定之期復在今日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

肆無景東馬縣東然後得濟晉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
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
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
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
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
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謂兵將以盛壯之年出戍經歷替陳至於衰老也今
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王濬唐彬統梁益兵荊楚之衆進臨江陵荊楚祜所統也
平南豫州直指夏口胡奮爲平南將軍王戎爲豫州刺史徐揚青兗並會秣陵徐揚王渾
所統青兗琅邪王伷所統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
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
吳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

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懸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晉主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為憂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勖馮紞尤以伐吳為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計

丁卯晉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婦德晉主炎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

乞藏此表於宗廟畀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晉主許之十二月以
后父鎮軍將軍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䂮䂮音略郭奕皆
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晉主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
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
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爲損益
乎

丁酉晉咸寧三年吳天紀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晉立子裕爲始平王
庚寅裕卒　有星孛於西方　三月晉以平虜護軍文鴦督涼秦
雍州諸軍討樹機能破之諸胡二十萬口來降　有星孛於胃
夏五月吳將邵顗夏祥帥衆七千餘人降晉先是晉人有略吳二
兒爲俘者羊祜遣人送還其家至是祥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

其屬與俱既而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亦率部曲歸祜　六月益梁八郡大水殺三百餘人　秋七月罷中山王睦坐招誘逋亡貶爲丹水縣侯　有星孛於紫宮

晉以魯國唐彬爲巴東監軍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於易隨師受業還家敎授恆數百人爲州別駕奉使詣相府計事於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文帝以問其參軍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文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遂辟爲鎧曹掾既而從容謂彬曰卿何以致辟彬曰脩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跡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文帝顧四坐曰名不虛得他日

謂孔顥曰近見庶彬卿受蔽賢之責矣至是巴東監軍缺朝議欲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可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晉主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　晉衞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爲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衞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考異曰職官志以爲珧與荀勖以齊王攸有時望懼太子有後難故建此議使諸王之國帝初未之察於是下詔議其制按勖傳有異議又時齊王不之國疑此說非實今不取晉主炎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爲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爲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爲汝南王出爲鎭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爲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爲太原王監幷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伷在徐

州徙封琅琊王汝陰王駿在關中徙封扶風王又徙太原王顒爲河間王汝南王柬爲南陽王輔孚之子顒孚之孫也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瑋爲始平王允爲濮陽王該爲新都王遐爲清河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封賈充爲魯郡公追封王沈爲博陵郡公徙封鉅平侯羊祜爲南城郡侯祜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常多避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見申謂許之辭爵其志獲申也分列謂分封列爵也祜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損益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載者祜嘿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

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晉大風拔樹癸月冰郡國五隕霜傷穀　九月晉兗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　冬十二月吳夏口督孫慎入晉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詔遣侍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荆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已去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故也疆場之閒一彼一此愼守而已左傳魯叔孫昭子曰疆場之閒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　是歲晉大司馬陳騫自揚州入朝以高平公罷吳主皓以會稽張俶多所譖白甚見寵任累遷司直中郎將封侯其父爲山陰縣卒山陰縣屬會稽郡知俶不良上表曰若用俶爲司直有

罪乞不從坐奚主許之儼表置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吏民各以愛憎互相告訐獄犴爲溢犴野犬也野犬所以守故爲獄又胡地謂犬爲犴上下囂然儼遂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事發父子皆車裂

晉衛瓘知識間既行乃遣拓拔沙漠汗歸國力微可汗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酒酣沙漠汗仰視飛鳥謂諸大人曰我爲汝曹取之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衆咸大驚乃相謂曰太子風采被服同於南夏兼奇術絕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害之並先驅還告力微曰太子才藝非常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惟願察之自沙漠汗在晉之後諸子愛寵日進力微年過期頤頗有所惑聞諸大人譖因曰當便除之于是諸大人馳詣塞南矯害沙漠汗沙漠汗身長

八尺英姿瓌偉在晉之日朝士英俊多與親善雖爲人物歸仰及死不以罪戎晉之士無不爲之流涕者既而力微疾篤烏桓王庫賢親近用事受衛瓘賂欲擾動諸部乃礪斧於庭謂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汝曹長子殺之諸大人懼皆散走力微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鹿立其國遂衰初幽幷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爲邊患衛瓘密以計間之務桓降而力微死考異曰魏收後魏書儀弗劉虎匈奴去卑之孫昭成四年死子務桓立按昭成四年晉成帝咸康七年也務桓不應與瓘同時蓋二人皆名務桓耳晉朝嘉瓘功封其弟爲亭侯

戊戌晉咸寧四年吳天紀二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三月甲申晉尚書左僕射盧欽卒以尚書右僕射山濤爲尚書左僕射　夏四月蚩尤旗見於東井　六月丁未晉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　冬是晉

司馬督東平馬隆晉制二衛前驅由基强弩爲三部司馬各置督史沈約曰殿中司馬督晉武帝時殿內宿衛號曰三部司馬與殿中將軍分隸左右二衛上言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必敗至是欣與樹機能之黨若羅拔能等戰於武威敗死　晉宏訓皇后羊氏殂　晉羊祜以病求入朝既至晉主炎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祜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爲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旣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秋七月己丑晉葬景獻皇后於峻平陵　吳主皓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晉司冀兗豫荊揚

州大水司州卽漢司隸校尉所部也漢司隸部察郡縣與州刺史同晉遂定名司州統河南滎陽弘農上洛平陽河東汲郡河內廣平陽平魏郡頓邱冀州者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統趙國鉅鹿安平平原樂陵勃海河間高陽博陵清河中山常山等郡國螟傷稼蟲食苗心之蟲晉主炎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主者謂左民及度支二曹也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臣愚謂既以水爲困當恃魚菜螺蜯螺音羅蜯音旁上聲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空敕兗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晉志典牧令屬太僕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徙有吏士穀草之費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考異日食貨志云咸寧三年杜預傳云四年按五行志三年大水無蟲災四年螟今從預傳預在尚

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九月晉以何曾爲太宰辛巳以侍中尚書令李胤爲司徒　吳主醜忌勝已者侍中中書令張尚紘之孫也（張紘事孫策孫權）爲人辨捷談論每出其表吳主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以方誰尚曰陛下有百觚之量吳主曰尚知孔邱不王而以孤方之（孔叢子曰趙平原君與孔子高飲強子高酒曰諺云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子何辭焉　觚飲器也受二升）因發怒收尚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尚罪得減死送建安作船尋就殺之（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岑昏等叩頭請代尚死尚得免死從黠州今從尚傳參取環氏吳紀）

冬十月晉徵征北大將軍衛瓘爲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瓘每欲陳啟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御牀前曰臣欲有所啟晉主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

牀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眞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晉主悉召東宮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從信待反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給使給東宮使令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晉主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考異曰三十國春秋在泰始八年按瓘傳泰始初爲青州刺史徙幽州八年不得在京師瓘傳在遷司空後按帝紀太康三年賈充卒十二月瓘爲司空故移在入爲尚書令下　吳人大佃皖城佃治田也欲謀伐晉晉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踐稻田四千餘頃毀船六百餘艘　十一月辛巳晉太醫司

馬程據獻雉頭裘晉志太醫屬宗正雉頭毛采炫燿集以爲裘晉主炎焚之於殿前甲申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晉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卯以預爲鎭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晉主炎哭之甚哀是日大寒涕淚霑須鬢皆爲冰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竝以清德聞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二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及霸降蜀姻親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慕委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逌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閒不得而親疏有識尙焉晉主炎受禪

非號中軍將軍封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爲侯遷尚書右僕射衛將軍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乃出督荊州軍事性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入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晉主曰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祜本封鉅平侯南州民聞祜卒爲之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襄

陽百姓追思之乃於峴山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杜預目爲墮淚碑荆州人并爲祜諱名呼戶爲門改戶曹爲辭曹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我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謂我子即此子前身也固求祜還爲其兒里中悉解乃止及長常患頭風發欲攻治祜曰我生三日時頭首北戶覺風吹顖門意甚患之而不能言病源如此何可治也祜蹈德冲素思心清遠其自荆襄還洛時郭奕爲野王令祜至界遣人要之奕便自往既見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祜許小悉還又嘆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祜既去奕送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先是人

相祜祖墓有帝王氣祜惡其言欲鑿斷其脈相者曰不可若果鑿之必致無後時祜有子已五六歲端明可喜乃竟鑿之相者曰猶當出折臂三公後祜爲襄陽都督盤馬墜地折臂位果至公而子竟死故無後祜前母孔融女生子發發與祜同母兄承俱得病祜母蔡氏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發愈而承死至是晉主欲以發次子暨爲祜嗣暨以父沒不得爲人後固辭晉主又令暨弟伊爲祜後又不奉詔晉主怒並收免之而以伊弟篇爲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留犢於官而去　晉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皓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武昌監留慮代之　晉主炎詔徵南安朱沖爲太子右庶子不

至沖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誤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以犢還沖沖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至是被徵遂逃入深山沖居近夷俗羌戎奉之如君邑里之閒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　十二月丁未賁朗陵公何曾卒曾性至孝閨門整肅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己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傅元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與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潁昌侯見之矣然性奢豪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晉主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

不食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敕記室勿報又卑附賈充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黨充而抑純君子鄙之司隸校尉東萊劉毅數劾奏曾侈汰無度晉主以其重臣不問及卒博士新興秦秀議之曰曾驕奢過度名被九域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謚醜繆公晉主策謚曰孝　晉前司隸校尉傅元卒考異曰元傳曰五年遷太僕轉司隸景獻皇后崩坐爭位罵尚書免尋卒按景獻后崩在四年元傳誤也元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文選任昉彈曹景宗曰謹奉白簡以聞呂向注云簡略狀也晉志曰古者執笏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意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帶革帶也古之鞶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元與尚書左丞博陵崔洪善洪亦清厲骨鯁好面折人過而退無

後言人以是重之　鮮卑樹機能久為晉邊患晉僕射李熹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為出兵重事虜不足憂

己亥晉咸寧五年吳天紀三年春正月樹機能攻陷晉涼州晉主炎甚悔之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晉主曰必能平賊何為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晉主許之乙丑以隆為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言不足信也晉主不聽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石百二十斤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晉志武庫令屬衛尉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非陛下所

以使臣滅賊之意也晉主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

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爲五部五部見上卷泰始六年以豹爲左部帥豹子淵生而有文在手曰淵海遂以爲名字前錄初豹妻呼延氏求子於龍門有一白魚頂一角軒鬐躍鱗至於祭所久之乃去其夜夢魚變爲人左手持一物大如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於是姙十五月而生淵幼而儁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鴈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猨臂善射膂力過人身長八尺七寸鬚長三尺餘當胸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爲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晉主炎晉主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

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劉淵之才當今誠無其比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及涼州覆沒晉主問將於李憙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晉主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世語曰彌魏元菟太守王頎之孫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少遊俠洛陽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及彌東歸淵與之言別餞之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讒間因之而進適足為我患耳我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為

之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宏也晉主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劉淵事始此

三月乙亥有星孛於柳夏四月又孛於女御晉大赦

除部曲督以下質任帝受禪之初除部曲將質任今又除部曲督質任

吳桂林太守脩允卒桂林漢縣屬鬱林郡吳主皓鳳凰三年分立桂林郡其部曲應分給諸將督將郭馬何典王族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會吳主皓料實廣州戶口馬等因民心不安聚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使典攻蒼梧族攻始興

秋七月有星孛於紫宮

八月吳以軍將張悌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爲司徒執金吾滕脩爲司空未拜更以脩爲廣州牧帥萬人從東道討郭馬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

廣州刺史徐旗吳主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徐陵與洞浦對岸吳主權時呂範洞浦之敗魏臧霸渡江攻徐陵全琮徐盛擊卻之又華覈封徐陵亭侯則徐陵蓋亭名吳以其濱江津置兵守之南徐州記曰京口先爲徐陵其地蓋丹徒縣之西鄉京口里也從西道與交州牧陶璜共擊熙　吳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二分如枇杷形莖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按圖書吳有東觀令名鬼目曰芝草買菜曰平慮草吳主皓以耇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爲司過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謬言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記錄爲罪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爲盡力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作船

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炎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杜預上表曰自閏月以來是歲閏七月賊但敕嚴下無兵上吳自建業寇淮襄皆自下泝江而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嚮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閒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上

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廷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蜂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晉主方與張華圍棊博物志曰堯造圍棊以教丹朱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棊以教之其法非智莫能也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賈充荀勖馮紞固爭之晉主大怒充免冠謝

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寗必有內憂今釋吳爲外懼豈非算乎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吳主權作堂邑涂塘即其地蓋從今滁州取眞州路○涂音除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今和州出橫江渡路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武王伐紂左杖黃鉞黃鉞天子之器非人臣所得專故曰假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爲諸軍節度

晉馬隆西渡溫水武威之東有溫圍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以山路隘險乃作扁箱車車箱扁則可行狹路爲木屋施於車上所以蔽風雨捍矢石且戰且前弓矢所及

應並而倒奇謀閒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被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著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晉主炎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帥萬餘落來降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揚珧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引誘今隆全軍獨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乃賜爵加秩各有差　晉主炎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書晉志司徒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以爲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魏初置都督諸軍東南以備吳西以備蜀北以備胡隨其

資望輕重而加以征鎮安平之號有四而已其後晉置有都督將軍分守諸軍都督秦雍涼諸軍都督梁益諸軍都督荊州諸軍都督揚州諸軍都督徐州諸軍都督淮北諸軍都督豫州諸軍都督幽州諸軍都督并州諸軍凡十其資輕者為監軍

禹分九州今之刺史殆向一倍時有司隸徐兗荊揚梁益甯交秦雍涼冀幽并青十七州刺史戶口比漢十分之一漢元始之初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十二口五千九百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之極盛也桓帝之初戶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魏氏并蜀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蓋口猶及漢十分之一而戶則未幾及也而護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軍府羽驃騎車騎衛伏波撫軍都護領軍中軍典軍上軍撫國領軍護軍左右衛驍騎游擊左右前後軍及雜號將軍也五等諸侯官屬王置傅友文學郎中令中尉大農左右常侍侍郎典書典祠典衛學官等令典書丞治書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謁者中大夫舍人典府公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小大無定制諸所廩給皆出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此其所以困之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

巳咸元之子也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勖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淸靜民以甯一所謂淸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合并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朴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則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尙止足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

政務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悁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霆勿使微文煩擾爲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爲百姓所厭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術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九寺謂九卿寺也漢制九卿各有所掌東都以後尚書諸曹分掌衆事九卿殆爲具官故欲併之尚書蘭臺御史臺也三府三公府也漢丞相有長史司直御史大夫有中丞侍御史掌察舉非法故勗欲以蘭臺付之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爲善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

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概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晉復徵李密爲太子洗馬時密祖母劉氏已卒服闋密乃應命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人密曰可次齊桓公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信黃皓而喪國是其成敗一轍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要孔明與凡人言不得不詳細耳華詰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我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八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 起太康元年盡太康九年

世祖武皇帝(下) 諱炎字安世姓司馬氏宣王懿之孫文王昭之長子文王廟號太祖故帝廟號世祖諡法克定禍亂曰武　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三泰始十咸寧五太康十

太康元年(庚子) 補註是歲吳亡 春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　吳主皓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　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 丹陽城在秭歸東八里昔周武王封熊繹於荊丹陽之地即此今謂之屈花楚王城補註此丹陽乃楚蜀間之丹陽古作丹楊以其地生赤柳故名非秣陵之丹陽也

是王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傜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至是濬統軍伐吳先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傜役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於是人人盡力遂破丹陽初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水渚有沙石曰磧磧音責又音刺旣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時羊祜鎭南夏獲吳閒諜諜音牒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荊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汎舟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

幟起火巴山（巴山在今江陵府松滋縣有巴復村）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

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考異曰武紀壬戌濬克夷道樂鄉城殺陸景陸抗傳壬戌殺晏癸亥殺景王濬傳壬戌克夷道獲晏乙丑克樂鄉獲景今從濬傳）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於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水經沅水出牂牁且蘭縣東北過臨沅縣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於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東北過洮陽泉陵重安酃陰山醴陵臨湘羅下雋等縣又北至巴邱山入於江酈註湘水源出廣西興安縣海陽山流至永州府與瀟水合曰瀟湘至衡陽與蒸水合曰蒸湘至沅州與沅水合曰沅湘會衆水以達於洞庭。沅音元又音阮牂音莊牁音柯洮音叨酃音鈴）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江安即公安吳南郡治焉杜預既定江南改曰江安縣爲南平郡治所）

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邱

與胡奮王戎其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零陵桂陽漢古郡衡陽吳主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補註零陵郡郡今之永州府桂陽郡今衡州府之桂陽衡陽郡郡今之衡陽縣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屯項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昺皆降昺翻之子也昺音丙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考異曰杜預傳曰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按時未暑今依三十國春秋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一年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主皓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靚音淨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

牛渚前言已牛渚即今之采石處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
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蓄衆
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大江北岸自建業言之歷陽濡須皆
爲江西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
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渡
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
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謂乘勝南上逆之中道謂既
敗晉江北之師乃乘勝南上逆擊王濬水軍於中途也若如子計恐士衆散盡坐待敵到君
臣俱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
都尉張喬於楊荷水經注淮水自江夏平春縣北東北流逕汝南城陽縣故城南魏置城陽郡按干寶晉紀楊荷
橋名今水經注之城陽郡乃元魏所置張喬蓋以沛郡將領青州之城陽都尉也喬衆纔七千閉柵請降

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僞降以緩我非眞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吳揚州刺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衆亂晉將軍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於版橋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靚字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丞相謂諸葛亮也悌襄陽人亮在荊州識之於童幼也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淚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爲晉兵所殺幷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

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陳預書及張悌敗死曾揚州別駕何惲謂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擒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

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爲上將見可而進豈得一一須詔令乎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鄰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此所謂恨恨悵望不滿之意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昬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爲衆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昬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獨言謂其言止此耳衆因曰唯遂並起收昬吳主駱驛追止已屠之矣陶濬將討郭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

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眾悉逃潰時王渾王濬琅琊王伷皆臨近境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伷以請降又遺其羣臣書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使者先送璽綬於琅琊王伷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三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西南四十五里又西即江南夾陸游下三山磯在烈洲下几山臨江皆曰磯三山距金陵才五十餘里王渾遣信要濬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於石頭孫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

三萬吳有荊揚交廣四州漢獻帝興平二年孫策始取江東後主建興七年孫權稱帝傳四主五十七年而亡初建安
中陸續為鬱林太守臨終謂人曰從今以往六十年外車同軌書
同文恨不見也至是果符其數附錄初吳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匹練有頃而沒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所謂三公鋤司馬如也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
羊太傅之功也異義韓詩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孫秀來奔見上十九卷泰始六年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討逆孫策也起兵之初袁術表為懷義校尉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
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宜召諸
軍還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

與吾同耳苟欲復奏乞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轘轅〔環袁音〕而吳已降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夏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歸命侯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遣使者分詣荆揚撫慰吳牧守以下皆不更易除其苛政悉從簡易滕修討郭馬未克聞晉伐吳帥衆赴難至巴丘聞吳亡縞素流涕還與廣州刺史閭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請降孫皓遣陶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璜流涕數日亦送印綬降帝皆復其本職初吳將吾彥出自寒微而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羣吳大司馬陸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佯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守建平及王濬之東下吳城戍皆望風款附獨彥守

建平與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嘉其守欲甚重之以為金城太守

初朝廷尊寵孫秀孫楷楷降見上卷咸甯二年欲以招來吳人及吳亡降秀

為伏波將軍楷為渡遼將軍琅邪王伷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

洛陽五月丁亥朔皓至考異曰晧傳天紀四年三月丙寅殺岑昏戊辰陶濬從武昌還王申王濬到受晧降

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封歸命侯晉武紀太康元年三月

王濬等破武昌王渾斬張悌三月壬申濬下石頭晧降乙酉大赦

改元四月遣朱震等慰撫五月辛亥封歸命侯丙寅引晧升殿庚

午詔士卒六十歸家庚辰以濬為輔國將軍王渾傳二月庚申克

西陵又云壬寅濬入石頭而無月又上言曰臣十四日至牛渚十

五日至秣陵亦無月又曰去二月武昌失守臨左右皆得錢散走

三十國春秋四月甲子王渾斬張悌丙寅殺岑昏與何顧晉庚午

送降書王申濬入石頭甲申封歸命侯五月丁亥至洛陽晉春秋

濬與之同按長歷去年閏七月今年二月戊午朔三月戊子朔四

月丁巳朔五月丁亥朔六月丙辰朔然則三月無戊辰丙寅王申

五月無庚午甲辰與吳志晉書不合皆依三十國春秋月日雖合

濬二月武昌失守臨左右離散不容四月十六日王濬乃至秣陵

而晧降又晧以四月十六日降舉家西上至五月一日未能至

洛今事之先後並依吳志晉書但削去其月之不與曆合者

與

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東陽門晉志洛陽城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門泥頭者以泥塗其首也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錢穀緜絹甚厚拜瑾爲中郎諸子爲王者皆爲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庚寅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皓登殿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帝又謂之曰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否皓即持觴勸帝而歌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勸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而皓顏色無怍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

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它日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故爲陛下擒耳帝善之旣而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刖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其來久矣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聞歸命侯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曰亦傳者之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袷以下 袷音夾 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遊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愼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迕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陷刑陷刑使有之將有何失　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

乃濟江以濬不待己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惲以渾與濬爭功與周浚牋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書曰允恭克讓易曰謙尊而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既失機會不及於事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美興矜爭之鄙（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斯實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強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讓濬以不從渾命違制昧利濬上書自理曰前被庚戌詔書令臣直造秣陵後又被詔令受太尉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邱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十五日至三

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邀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徑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皓牋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臣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鎮南諸軍杜預所統益分以助濬東下者也定見謂軍人在行定數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不可倉猝得就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之餘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共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付託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

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妙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閒懸闊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捲皓衆叛親離匹夫獨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它人得之言語噂㗖不可聽聞（噂子損翻㗖徒感翻）臣愚以爲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濬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騰其書上聞）又云濬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僞宮濬復表曰秣陵之事皆如前表而惡直醜正實繁

有徒欲搆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爲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樂羊既反謗書盈篋況臣孤根獨立結恨强宗以嬰刖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狗之路其見吞噬豈抗脣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合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外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獸當途麒麟恐懼況臣脆弱敢不悚息且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二月已過故云去二月行至猶言行將至也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意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馳走皓

惜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先入皓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藏若有遺寶則浚已先得之矣且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又言金銀籠筥動有萬計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鴻統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若有寶貨渾又先應得之矣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敕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

豈獨浚之將士皆喪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耶時有八百餘人緣
石頭城劫取布帛臣牙門將軍馬潛卽收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
姓名移以付浚使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浚
等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
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逞私忿謀反大逆尙以見加其餘謗䜛
故其宜耳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旣無孟側策
馬之度而令濟濟之朝虧穆穆之風由臣頑疏使至於此拜表流
汗言不識次第至京師有司奏渾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科罪詔
不許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詔勿推
渾濬爭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頌校其事以渾爲上功濬爲
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庚辰增賈充邑八千戶以

王濬爲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杜預爲當陽縣侯王戎爲安豐縣侯封瑯琊王伷二子爲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爲公尙書關內侯張華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荀勖以專典詔命功封一子爲亭侯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帝以平吳功策告羊祜廟乃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王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角巾巾之有角者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墊則角巾也）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則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

得無言其終不能逞諸胸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卒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觀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料朝野必皆甘之矣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而與之本非己分有司而據與計較乎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王渾嘗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初唐彬與濬俱下彬每屯據衛要爲衆軍前驅又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

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恐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既而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於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杜預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滍淯水以浸田萬餘頃水經注滍水出南陽魯山縣西堯山東逕犨縣又東南逕昆陽縣又東北逕潁川定陵縣東入於汝淯水出宏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逕南陽西鄂縣宛縣而屈南過淯陽縣又東南過新野縣西過鄧縣南入於河○滍音雉淯音育犨音抽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水經注揚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東北流逕郢城南又東北與三湖水會三湖者合爲一水東通荒谷東岸有冶父城春秋傳曰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謂此也春夏水盛則南通大江否則南迄江隄揚水又東入華容縣又東北與柞溪水合又北逕竟陵縣又北注于河謂之

揚口（杜佑曰夏水揚口在今江陵郡江陵縣界）南士歌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札甲札也左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胜晉注）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王渾遷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諸葛靚逃竄不出（靚入吳見七十七卷魏甘露二年）帝與靚有舊靚姊爲琅琊王妃帝知靚在姊閒因就見焉靚逃於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自謂不能如豫讓聶政也）復睹聖顏誠爲慙恨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六月復封丹水侯睦爲高陽王　秋七月虜軻成泥寇西平皓殺督將以下三百人　八月己未封皇弟延祚爲樂平王薨　九月庚寅賈充等以天下一統屢請封禪帝不許　徵濟南劉兆爲博士不至兆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游者數

于人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嘗有著靴騎驢至兆門外者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聞其人稱字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好學此何所作兆荅曰春秋周易皆有撰述然多有所疑客曰何疑兆述疑以對客曰此易解耳一一爲之辯釋兆別更立難客一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逐之使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何人也　冬十月前將軍青州刺史淮南胡威卒威爲尚書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威早厲志尚父質亦以忠清著稱仕魏爲荊州刺史威自京都往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

行每坐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我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之歸也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它信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名威後爲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入朝帝與語問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問其故威曰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是臣之不及父遠矣 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考異曰宋書州郡志太康元年天下一統凡十六州後又分雍梁爲秦分荆揚爲江分益爲甯分幽爲平而爲二十矣按杜佑通典平吳分十九州司兗豫冀并青徐荆揚梁雍秦益涼甯幽平交廣今從之郡國一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詔定戶調

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
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
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
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
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已下
六十六已上爲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
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於第九各以貴賤
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
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
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
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

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迹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武賁即虎賁唐人避諱改為武）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鈒（鈒音颯入聲）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　詔徵濟北氾毓不至（氾音）

毓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於墓所三十餘年至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將門人淸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亦傾懷開誘　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

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罷郡縣長吏而已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交州統合浦交趾新昌武平九眞九德日南廣州統南海臨賀始安始興蒼梧鬱林桂林高涼高興寧浦郡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鎭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僕水葉榆水勞水橋水皆出寧州〻入交廣界又霍弋自寧州遣楊稷等經略交廣是水陸並通也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詔從之璜爲人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在交州三十年恩威著於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移置通鑑此處有僕射山濤上言不宜去州郡兵以備一條共五十八字今移置於八十五卷惠帝太安二年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獷古猛反惡貌獷音鑛上聲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

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宏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爲後諸胡亂華張本）

晉以逆旅逐末廢農奸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敕除之十里置一官權（權音解）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懽令滎陽潘岳上議曰謹按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惟

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
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
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槁爲黻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
於迥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
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恆有司存
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樆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
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樆門或避晚關迸逐路
隅祗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樆獨復何人
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人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
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令賤吏疲人獨專樆稅管開閉之
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

之懷心使各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兆庶踴躍之舉哉

朝廷從之

辛丑太康二年春二月淮南丹陽地震　三月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嘗乘羊車晉志曰羊車一名輦車上加軺伏兔箱漆畫輪軛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羊嗜竹葉而喜鹹故以二者引帝車而后父楊駿及弟珧濟珧音姚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疏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夏六月江夏泰山水流居人三百餘家　秋八月有星孛於張　初鮮卑莫護跋世居遼左邑於紫濛之野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跋從宣帝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

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爲慕容遂以慕容爲氏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冬十月涉歸始寇昌黎昌黎漢之交黎縣屬遼西郡東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正始五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慕容氏始此考異曰帝紀云慕容廆按范亨燕書武宣紀廆泰始五年生年十五父單于涉歸卒太康四年也此年入寇當是涉歸○廆音危上聲

十一月壬寅高平武公陳騫薨考異曰帝紀云大司馬按騫以咸寧三年解位以高平公還第

是歲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按揚州治壽春平吳乃移治秣陵揚者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統丹陽宣城淮南廬陵廬江毗陵吳吳興會稽東陽新安臨海建安晉安豫章臨川鄱陽南康凡八十郡吳民之未服者屢爲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威惠竝行吳人悅服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浚引之爲友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帝嘗

問浚曰卿宗後生稱誰爲可對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竝召用　會稽處士夏統幼孤貧養親以孝聞每採梠求食梠音呂晨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螁以資養螊音銜螁音越或勸之仕於郡縣統勃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甘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於郡縣之間乎其從父敬寧迎女巫章丹陳珠以祀先二人竝有國色裝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閒以絲竹丹珠乃拔劍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從諸兄弟往與祭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徊舞靈談鬼笑飛觸挑抃抃音潘又音制酬酢翩翻統驚愕而走行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而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螮蝀之氣見君子

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遂隱牀上被髮而臥不復發言後詣洛市糴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以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塡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藥不爲轉盻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荅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泰伯之遺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充心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充因顧左右歌者而問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亦與人歌明先聖前哲無不能歌卿頗能作鄉土閒曲乎統曰先王昔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

女曹娥投水而死後乃與父尸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眾僉曰善統乃頓足叩船引聲喉清激慷慨聞者隕涕諸人相顧謂曰不游洛水安見是人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遂命建旗舉幡分羽騎為隊鼓吹亂作胡笳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襹袿音圭女人上衣襹音豆衣袖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

晉太康三年春正月丁丑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考異曰地理志太康元年省司隸置司州

毅傳毅爲司隸校尉帝嘗南郊禮畢問毅而無年月晉春秋問毅在此月而不言毅官按毅傳六月自司隸遷左僕射或者此年尚未改爲司州函今從毅傳 毅爲司隸糾繩豪貴無所顧忌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劾奏之中護軍散騎常侍羊琇與帝有舊恩典禁兵豫機密十餘年恃寵驕侈數犯法毅劾奏琇罪當死帝遣齊王攸私請琇於毅毅許之都官從事廣平程衛徑馳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帝不得已免琇官未幾復使以白衣領職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　後將軍王愷散騎常侍石崇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尚愷以粭澳釜粭餳也說文曰米櫱煎也以水沃釜爲澳。粭音怡澳音懊 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步障夾道設之以障蔽若今之罣罳。罣音掛罳音私 崇塗屋以椒椒性溫而芬馥 愷用赤石脂本草曰赤石脂出虢州盧氏縣澤州陵川縣慈州呂鄉縣及宜州潞州以色理鮮膩者爲勝 帝每助愷

以珊瑚樹賜之本草珊瑚生海底柯枝明潤如紅玉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石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鐵如意手揮也以鐵爲之愷怒以爲疾己之寶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怳音恍愷文明皇后之弟崇苞之子也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晉志曰驃騎以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置長史司馬各一人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吏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尚書張華以

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爲三公中書監荀勖侍中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勖因而譖之甲午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鎭撫循夷夏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十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強盛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紞侍帝從容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會反見七十八卷魏咸熙元年）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聞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控制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五王謂韓信彭越英布盧綰）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

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輈張跋扈輈音舟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而問之統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斬獲萬計　魯公賈充老病上遣皇太子省視起居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夏四月庚午充薨充婦郭槐性妒忌初充子黎民生三歲乳母

抱之當閤充從外入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朞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項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故充遂絕嗣充爲司空時辟韓壽爲掾壽美姿貌善容止充每宴賓寮其少女賈午輒於青瑣中竊之見壽而悅焉感想發於寤寐婢知之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豔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遂通殷勤而私焉時西域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陳騫充女密盜以遺壽充寮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充疑之考問女左右具知其情遂以女妻壽生子曰謐充既絕嗣槐遂欲以謐爲世孫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曰晉制諸王及諸郡公國有郎中令中尉大農爲三卿禮無異姓爲後之文今而行之是使先公受譏於後世而懷愧於地下

也槐不聽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寑不報槐遂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者皆不得以爲比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鄫公羊傳曰取後于莒也莒女有爲鄫夫人者立其出也穀梁傳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今以充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閏月丙子司徒廣陸侯李允薨允字宣伯遼東人也祖敏漢河内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強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允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又不忍行喪制服乃情若居喪而不聘娶燕國徐邈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允便絕房室恆如居

喪不堪其憂數年而卒允既幼孤母又改行允乃降食哀感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頹然若不足者而智度沉邃言必有則居相位五年值亮持重稱爲任職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至是而卒賜謚曰成　秋九月吳故將莞恭帛奉舉兵反攻殺建鄴令遂圍揚州徐州刺史嵇喜討平之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勖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勖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冬十二月甲申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周禮九命作伯鄭元曰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其揆一

也侍中司空齊王攸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其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仍加崇典禮主者詳案舊制施行以汝南王亮爲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光祿大夫山濤爲司徒尚書令衛瓘爲司空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爲攸至親盛德侔於周公宜贊皇朝與聞政事今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虧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渾之意蓋謂齊王不當疑三楊不當信也歷觀古今苟事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者庸可保乎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汝南王亮楊珧共幹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既無偏重相傾之

勢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善者也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濟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涕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為國子祭酒德為大鴻臚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見楊珧手刃殺之北軍中候漢官掌北軍五營魏省泰始四年罷中軍將軍置北軍中候七年又罷中領軍併焉珧知之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左遷太僕琇憤怨發病卒琇涉學有智算少與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膝同席常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為太子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恆有代宗之意琇密為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為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帝默而識之其

後文帝與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閒可否帝荅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踐祚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寵遇甚厚性豪侈用度無復齊限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每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又喜遊宴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己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徒特蒙振恤及卒帝甚悼之李憙亦以年老遜位卒於家憙在朝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當私以王官人以此稱之

詔四方水旱甚者無出田租　是歲散騎常侍薛瑩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以理推之當在四五之閒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

也斟酌時宜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第二以上多渝沒而遠悔咎第三以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　是歲徵士皇甫謐卒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遷以成仁曾父烹豚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元晏先生後得風痺疾猶手不釋卷至忘寢食時人

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猶謂之可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我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心所安也舉孝廉不就帝下詔敦偪不已謐上疏曰臣因疾抽簪散髮林皐人綱不閑鳥獸爲羣陛下披榛採蘭幷收蒿艾臣聞韶衛不竝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邱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麵糅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唯陛下留神垂恕謐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乃預著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其略曰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則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

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況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側而書表於上也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於是今特粗爲之制者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以蘧篨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一丈長一丈五尺廣六尺坑訖舉牀就坑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篨之外便以親土使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

癸卯太康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右僕射魏舒爲左僕射下邳王晃爲右僕射晃孚之子也晃音黃上聲　戊午新沓康伯山濤薨濤年

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與石鑒共宿時宣帝爲太傅託疾不視事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耶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耶令司隸舉秀才歷官爲吏部郎與鍾會裴秀竝申款昵二人處世爭權而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皆無恨焉遭母喪歸鄉里時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濤妻韓氏有識鑒見濤與嵇阮二人交異於常問之濤曰我當年可以爲友者唯此二生耳韓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韓勸濤止之宿具酒食夜談密穿墉以視之濤入問二人何如韓曰君才致殊不逮正當以識度

相友耳濤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爲勝初濤布衣家貧謂韓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耳及居榮貴貞愼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鬲令袁毅鬲音隔在政貪濁賂遺朝貴以營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爲異受之命縣之梁後毅事露案驗眾官吏至濤家於梁上得之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太叔廣太叔複姓劉暾暾音吞繆蔚郭頤秦秀傅珍上疏曰昔周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聃季皆入爲三公左傳衛太祝子魚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侯王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贊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

芘爲而縱尋斧柯者也（芘音疵）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冊弟之親尊居僻衞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閑以方任嬰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瑒純之子瞰毅之子也瑒既具草先以呈純純不禁事過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續漢志博士祭酒一人志本僕射中興轉爲祭酒）志植之子也常恨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禮記檀弓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古人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及其衰也雖有五霸代興

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公之詠鴟鴞同日而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強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欲獨擅其權而纔得沒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爲用此前事之明驗也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謂魏文帝之禁制其父者爲何如今尚不能明吾之心乎）且謂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所問者崇錫齊王禮物而已不問齊王當出與不當出也）橫造異論下有司策免鄭默於是尚書朱整褚䂮奏志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科罪庾純詣廷尉自首旉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

頌奏旉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官立八座正爲此時卿可共駁正之六曹尚書幷令僕爲八座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爲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旉是議主應爲戮首但旉家人自首宜幷廣等七人皆丐其死命並除名二月詔以濟南郡益齊國己丑立齊王攸子長樂亭侯寔爲北海王命攸備物典策設軒縣之樂樂天子宮縣諸侯軒縣軒縣者缺其一面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

三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齊獻王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帝不許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臥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攸疾轉篤帝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

疾雖困猶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其無疾辭出數日嘔血而薨帝往臨喪攸子冏號踊訴父疾爲醫所誣詔即誅醫以冏爲嗣初帝愛攸甚爲荀勖馮紞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攸薨帝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攸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爲世所楷才望出帝之右宣帝每器之命爲景帝嗣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亦以孝聞及居文帝喪哀毀過禮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乃爲之強飯帝踐祚時朝廷草創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攸既封齊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

之疾病死喪必有賜與民遭水旱則加賑貸國內賴之其爲驃騎將軍時當開府悉召攸降身虛己待物以信又嘗罷遣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夫親仁者功成迩佞者國傾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亂乃邦無曰父子無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潛譖諛言亂眞浸潤雖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周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缺皆前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攸生平舉動以禮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泣然流涕雖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史臣曰齊王以兩獻之親宏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

辟具瞻萬方屬密戚而地疑致偪文雅見忧紈晰陳留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濡愛遂乃褫龍章於衮職徙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攻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馮有之謂與

夏五月己亥瑯琊武王伷薨（伷音宙）　冬十一月以尚書左僕射魏舒爲司徒　河南及荊揚等六州大水（荊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爲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也又云取荊山以名州統江夏南郡襄陽南陽順陽義陽新城魏興上庸建平宜都南平武陵天門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武昌安成）　歸命侯孫皓卒　是歲鮮卑慕容涉歸卒

弟刪冀立將殺涉歸子廆廆亡匿於遼東徐郁家　會稽郡彭蜞及蟹皆化爲鼠大食稻爲災

甲辰太康五年春正月己亥有青龍二見武庫井中考異曰五行志作癸卯今從帝紀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尚書左僕射劉毅奏曰昔龍降夏庭卒爲周禍國語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夏庭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元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鬻弧服者取之以逃于褒褒人有獄以入於幽王王遂嬖之使爲后生伯服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太子奔申申侯與犬戎伐王殺之驪山下○漦音犂黿音元齔音寸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謹案舊典無賀龍之禮帝從之衛將軍司馬太原孫楚亦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

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於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於坎井同於蛙蝦者豈有管庫之士或致隱伏廝役之賢沒於行伍故能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修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敦風厲俗者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羣與同郡王濟相善楚少時欲隱因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可枕石可漱乎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楚與濟當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濟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楚云其山崒巍以嵯峨（崒音罪）其水泙渫而揚波（泙音抨）其人磊落而英多（楚太原之中都人濟太原之晉陽人）

二月壬辰地震　夏五月丙午宣帝廟梁折　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

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事見六十九卷魏黃初元年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寖久中正或非其人姦弊日滋劉毅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出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謂銓次高下或有不當而在公不以考校失實為罪負稱謗下文云禁人不得訴訟故曰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臣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賢以得實為平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度遠闕小謂人有遠大之度者未必無微小之闕宜得殊俗

之狀任而不飾宜得淸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篇論之所明也今中正之設於損政之道有八高下逐强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其損一也置州都者州都謂中正本取州里淸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讐之隙結於大臣吳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鬭雞之變難興魯邦史記楚邊邑卑梁氏之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遂伐楚取兩都而去左傳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季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郈昭伯怨平子與臧氏以昭公伐季氏不克公出奔薨乾矣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其損二也本立格之體爲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

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藏不肖越在成人之首其損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曾無賞罰之防又禁人不得訴訟使之縱橫任意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其損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謂衣食有不給者容於殊方以取給也面猶不識況盡其才而中正知與不知皆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實又無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其損五也凡求人才欲以治民也今當

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隆空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其損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白論猶言空論也）而品狀相妨其損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猶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選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相懲則風俗汙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其損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亦上疏曰魏氏承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一時選用之本

耳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咸用土斷以土著爲斷也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始平王文學江夏李重上疏自魏以來王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以爲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幷就則土斷之實行矣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也 秋九月郡國五大水 冬十二月庚午大赦 閏月當陽成侯杜預卒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鍾會伐蜀以預爲鎭南長史及會反僚佐竝遇害惟預以智免預性有巧思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乃刻石爲二碑紀其

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其
在事任也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愼
於言旣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
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未之重也唯
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
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
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帝聞之謂預曰
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是歲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帥部落
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帝處之塞內西河　罷寧州入益州置南
夷校尉以護之　置寧州見七十九卷泰始七年考異曰地理志太康三年廢寧州置南夷校尉今從華陽國志

乙巳太康六年春正月庚申朔以比歲不登免田租　尚書左僕射劉毅致仕尋卒毅幼有孝行長勵清節嘗爲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太常鄭袤舉爲博士歷官司隸校尉遷尚書左僕射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爲朝廷之所憚式然以峭直故不得至公輔至是卒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卽贈儀同三司　戊辰以王渾爲尚書左僕射渾子濟爲侍中渾主者處事不當（尚書主者也）濟明法繩之（侍中管門下諸事故得繩以法）濟從兄佑素與濟不協因毀濟不能容其父帝由是疏濟後坐事免官帝謂侍中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切讓之既而曰頗知愧否濟曰

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愧之佗人能令親者疏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濟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老莊文辭秀茂技藝過人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尙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累遷侍中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埒音劣編錢滿之時人謂之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帝常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豚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

必是惜韉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附錄馬癖記云濟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元則縷月韉清明則鞿水韉重午則籠韉帔中秋則玉籠總絡頭重陽則蟬兒鐙春秋社則塗金鞍冬至則斷風韉除日則藥王鞍每節則飼馬以明砂豆薔薇草　三月郡國六隕霜殺桑麥　夏四月青梁幽冀州旱　郡國十大水　秋七月巴西地震　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庚子襄陽武侯王濬卒濬字士治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疏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其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後果如其言　是歲慕容刪爲其下所殺部衆復迎涉歸子廆而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宇文部亦鮮卑種其先有大人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爲天授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併以爲氏何氏姓苑曰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後以嘗草之功鮮卑呼草爲俟汾遂號

（爲侯汾氏後世通稱宇文蓋音訛也代爲鮮卑單于）虔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眾帝遣幽州軍討廆戰於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賢曰肥如今平州）廆眾大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丙午）太康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魏舒稱疾因請遜位以劇陽子罷舒所爲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考異曰舒遜位紀傳皆無年月本傳曰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按本傳又曰遜位之際人莫知者若今年正旦日食遜位至作年正旦乃送章綬不得云人無知者蓋止因今年正旦朝罷遂以災異遜位不復起耳）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瓘意亦欲遜位與共論此事日復一日未果如言）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夏五月郡國十三旱 慕容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見人謂見存之）

人也晉志曰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東夷校尉蓋亦帝所置治遼東○龕音堪 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魏晉之閒方鎮各置督護領兵之官也 廆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 秋七月朱提山崩犍爲地震朱音殊提音時 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各帥種落十萬餘口詣雍州降據晉書萎莎胡北狄種類亦匈奴類也杜佑曰晉史云北狄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內者有屠各萎莎羌渠賀賴等種○莎音梭 八月京兆地震 九月戊寅扶風武王駿薨駿字子臧幼聰慧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爲儁望性至孝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顗論仁孝先後文有可觀顗音蟻 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爲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

其遺愛如此　郡國八大水時郎中令石珩問淮南國大農袁甫淮南國大農淮南國之大農也武帝第十一子允封濮陽王後更封淮南王袁甫仕於允爲大農官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以西何以恆旱壽陽以東何以恆水甫曰壽陽以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積陰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澇也壽陽以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以致旱京師若能抑強扶弱先疏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　冬十一月以隴西王泰都督關中諸軍事泰宣帝弟馗之子也馗音逵又音暌

〔十二月〕始制大臣聽終三年喪　〔己亥〕河陰雨赤雪二頃　是歲鮮卑拓跋悉鹿卒弟綽立

〔丁未〕太康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太廟殿陷　夏四月齊

國大水隕霜傷麥　六月郡國八大水　秋七月前殿地陷深數丈中有破船　九月改營太廟作者六萬人　是歲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帥種落萬一千五百口來降魏既分塞內匈奴為五部矣自去年來匈奴帥種落來降者十有餘萬口史不言所以處之之地此必自塞外來北匈奴之種落也

戊申太康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江南郡國八地震隴西隕霜傷宿麥　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郡國三十三大旱　秋八月壬子星隕如雨　地震　是歲郡國三十四蝝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一終